

思若三齋詩詞寫作特色探究*

杜若鴻**

摘要：香港當代詩壇的古典詩詞創作活躍，然而鮮能引起學者重視和專門研究。本文以《思若三齋詩詞對聯集》為考察中心，略窺當代詩人古典韻文的寫作特色。筆者深入全書的文本，精選代表作品，詳加論證，全面梳理出四項主體特色：一、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二、文識史觀，見解精闢；三、時代意識，國際視角；四、心路婉曲，直筆抒發。希望藉此典型作品的探討，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香港當代古典詩詞創作面向的重視，進而專題研究，填補這個尚待開拓的領域。

關鍵詞：思若三齋 詩詞 文識 史觀 時代意識

一. 引言

香港當代詩壇的古典詩詞創作活躍，然而鮮能引起學者重視和專門研究。本文以《思若三齋詩詞對聯集》^①（以下簡稱「思若三齋詩詞」）為考察中心，略窺當代代表詩家的創作特色。這部作品是香港南來詩人杜振醉五十多年文學創作結集及評注版，從1962年廈門大學學生時代到香港的工作生活，抒寫了個人的情感及對歷史、人文等多層面的深邃思考。作品具有傳統詩詞典雅文華的美學意蘊，句有其秀，神有其美；並以具史識和文識的佳作表現出文化底蘊和新知卓見；亦具鮮明的時代感，尤其是針對中國社會和國際時事的作品；同時，展現了當代知識份子曲折的心路歷程。本文精選該文本的代表作品，結合理論，綜合梳理出四項主體特色，亦試圖揭示香港南來詩人寫作古典詩詞的獨特性。

二.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思若三齋詩詞具有典雅文華的美學意蘊。詩篇表現出情景交融、人情物理相得的本

* 本文據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公開學術講座：香港當代古典詩詞創作特色」講稿整輯。

** 杜若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

① 杜振醉：《思若三齋詩詞對聯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

色，不乏「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清新之作。本集所選早期田園和校園的作品，佳作最多。田園詩源於個人對生活環境的感知；校園詩則顯現作者大學時代的風華。如小令〈夢江南·廈門素描〉（五首）、絕句〈校園春曉小雨〉、〈山村抗旱風景線〉、詞作〈采桑子·踩水車〉與七律〈曉晴〉，等等。

1. 校園風光

首先，以〈夢江南·廈門素描〉^②為例。這一組詞寫於1960年代初，為詩人大學時代的作品。組詞中所描繪的是當時廈門的風貌，讀完令人對鷺島產生一種「秀美甲東南」的印象。詞在擇調方面，選取了輕靈約美的〈夢江南〉，而重點則轉向描寫詞壇上罕有涉及的「夢東南」，填補了當代詞人描寫鷺鄉景觀的從缺。詞作五首，全用第十二部「尤」韻，一韻到底，「尤」韻柔和的獨特效果，彷彿輕曲五疊，反復詠唱。藝術上做到「形散神凝」，句有其秀，神有其美，洵為佳構。

其一

閒望遠，鷺島正清秋。氣爽天高舒麗日，潮平岸闊漾輕舟。陣陣起沙鷗。

其二

風致別，鼓浪綠芳洲。曲巷彎街塵不染，翠遮紅映小洋樓。琴韻幾聲悠。

其三

佳麗地，集美盡風流。碧瓦紅磚群校舍，天空海宇一方疇。僑領喜回眸。

其四

天籟也，廈大獨清幽。面海背山連古寺，荷塘菜圃芙蓉樓。樓外鳳凰遊。

其五

沙灘好，夕照落霞浮。同學課餘閒信步，亦陪童稚壘沙丘。拾貝樂連留。

首闕詞從大處著墨，環顧鷺島。起句「閒望遠」，縱目遠眺，一個「閒」字，一個「遠」字，神態悠閒，意境開闊。清秋時節的鷺島，天朗氣清，雲淡風輕。詞人寫道：「氣爽天高舒麗日」，一個「舒」字，呼應前面的「閒」字，寫出鷺島的大自然氛圍。接著寫「潮平岸闊」，則突出了「遠眺」所見。一個「漾」字，閒情雅態，盡顯無遺。風帆過處，更伴著沙鷗陣陣，海闊天空，自由地飛翔。這一闕詞，格調輕盈，節奏清透明快，其情景寫來賞心悅目，觀之令人心曠神怡，一幅清新淡然的「鷺島清秋圖」躍然讀者眼前。第二闕詞鏡頭聚焦於鼓浪嶼。小島上「曲巷彎街」，縱橫交錯，清潔幽靜，特別是一幢幢小樓，風格各別，紅磚與綠樹相映，顯得格外醒目。由於歷史的原因，鴉

^② 同上，頁177。

片戰爭後，廈門是首批對外通商的五個口岸之一，晚清以來，很多洋人都集中聚居在這個風景秀麗的「綠芳洲」上。詞中「翠遮紅映小洋樓」，是小島這道獨特風景線的真实寫照，訴說著歷史留下的印記。鼓浪嶼素有「鋼琴之鄉」的稱號。在明淨的小島上閒逛，經常可聽到悅耳的鋼琴和小提琴聲，音樂與海浪的節拍相和，特別迷人。詞的結句「琴韻幾聲悠」，美妙之音，彷彿就在人們的耳畔迴旋。接著第三闕詞，鏡頭聚焦於集美區。詞中以「碧瓦紅磚群校舍，天空海宇一方疇」突顯這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集美學村校舍林立，是由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捐資建造的現代建築群。其一式的「碧瓦紅磚」，林木掩映，蔚為奇觀。黿園於1950年，由陳嘉庚先生捐資興建並親自督造，其最顯著特色，除地貌妙合天然外，就是以門廊兩廂為主而遍佈全園的青石雕刻，內容包括歷史人物故事與各界名流的題辭、楹聯，融匯了飲譽中外的閩南石刻藝術精華，有「石刻博物館」之稱。此兩句既形象地突出集美這顆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也從側面詠讚了陳嘉庚先生對集美所作出的貢獻。第四闕詞，詞人把鏡頭聚焦其正在就讀的校園——廈門大學，表現出一位「校園詩人」獨特的審美觀。廈大校園可詠寫的風物眾多，詞人擷取了菜園荷塘與芙蓉樓三個別具風韻的意象，勾勒出校園之幽美。逾百畝的菜圃，柳掩荷塘，阡陌縱橫，四時蔬菜繁茂，恰如一方碧玉鑲嵌在校園正中央，饒有田園風味。而芙蓉樓是廈大最具特色的建築群，樓如其名，富有美感。樓群一式四幢，依五老峰山勢的走向而建，並以百畝菜圃為圓心而形成新月形的佈局。芙蓉樓群用作學生宿舍，學子們朝夕對著這嬌青嫩綠的園池，增添了幾許生活情趣。芙蓉樓前均種植有一行鳳凰樹，春來花開，艷紅似火，與芙蓉樓相映成趣，傳說鳳凰常棲於此。詞人以「樓外鳳凰遊」作結，豐富的聯想力使芙蓉樓披上一層神奇的色彩。最後的一闕，詞人擷取了學子們課餘在海灘漫步的一個場景，抒寫大學時代天真純樸的生活情趣。此詞寫來筆調輕鬆，似不經意，卻字字珠璣，環扣主題，形似散，而神實不散。詞人以沙灘拾貝的課餘逸致，有意無意間帶出「沉醉不知歸路」的詞意，從而，白城沙灘作為又一景，和前四闕綴成一串閃爍的珠鏈。

如今，廈門已然成為一個繁華的海港城市，廈門大學規模亦已數倍於前。組詞中所吟詠的廈、鼓、集美物華及廈門大學天籟，展現了上世紀中葉廈門的文學圖像及當年的廈大風光，更具歷史文化價值。再看看〈校園春曉小雨〉^③一詩：

耳畔輕雷池上蛙，校園小雨潤春華。
芙蓉樓外披新綠，五老峰頭籠白紗。

大學時代，風華正茂，正是豪興滿懷的年齡，詩情畫意，往往自然流露於作品中。廈門大學的校園生活，校園的一草一木，在詩人的心目中，都是那麼的美好。作者的詩

③ 同上，頁115。

詞集中，關及抒寫校園情景的篇章，多有佳構。〈校園春曉小雨〉是其中之一。此詩以廈大校園的「春曉小雨」為題，運用清麗的白描手法，營造出幽美的意境，而又情在言外。首兩句「耳畔輕雷池上蛙，校園小雨潤春華」，從聽覺和視覺上着墨，應「春曉小雨」的主題，貼切傳神：校園清曉，春雷初動，青草池塘，蛙聲和鳴，細雨如絲，潤物無聲。「小雨潤春華」五字，體物入微。春天萬象更新，物華競秀，本來就是美好的，令人振奮的；而美麗的校園，一花一草一木，欣得「好雨」的滋潤，更是生機勃勃，春意盎然。這使人自然地聯想起杜甫（712-770）〈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無聲」^④的詩意。首二句娓娓道來。隨之，詩中凸顯出兩個雨中饒有特色的景觀：「芙蓉樓外披新綠，五老峰頭籠白紗。」作為廈大主體建築群之一的芙蓉樓，美如其名。在細雨霏微中，樓前一行行、一株株的鳳凰木，柳岸桃蹊、阡陌縱橫的百畝菜園，顯得更加枝葉扶疏，青翠欲滴。而校園背倚風光奇秀的五老峰。換一個角度，舉目仰望五老峰頭，但見輕雲薄霧繚繞，有如籠罩著一層白紗，增添了幾分神秘感。這兩句一句一景，自然構對而意象逼真，加上「披」字、「籠」字的畫龍點睛，呈現出一種清新中帶朦朧的圖景。此詩寫來，文辭約美，筆調輕清，物象動靜有致，色彩濃淡相宜。讀之，使人如臨其境。

2. 田園意趣

思若三齋詩詞中的田園詩各擅勝場，別有風味。試看〈山村抗旱風景線〉^⑤，可見一斑：

三月山村春早急，池邊溪畔水車稠。
光臀兜肚誰家稚，鼓點踩溜時吊猴。

此詩以七絕出之，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字中，詩人就前景輕輕拈來，點染出一道令人眼睛一亮的景觀，質樸無華而妙趣橫生，堪稱田園詩的「妙品」。夏曆三月的閩南農村，是春耕插秧的季節，水是不可或缺的。可偏遇上春旱，從溪底池中汲水注入農田便成為春耕的首要一環。池塘邊、小溪畔，分佈著一架架的水車。詩的開頭兩句：「三月山村春早急，池邊溪畔水車稠」，正是從總體上概括描述這道「抗旱風景線」的景象。一個「急」字、一個「稠」字，亦將人們視線吸引到池邊、溪畔的水車上。接著，詩人不是一般地描寫農人怎樣使勁踩車，如何汗流浹背，而是宕開一筆，突顯一個特寫的鏡頭：「光臀兜肚誰家稚，鼓點踩溜時吊猴」，帶給人們一個驚奇。但見有架水車上，一個小童，光臀赤背，只掛一隻兜肚，鼓點踩溜，腳步落空，雙手抓住扶桿，像猴子吊在樹樑上一樣。這情景帶點驚險，饒有趣致，但不是小孩玩遊戲，而是學車水頗

^④ 杜甫：〈春夜喜雨〉，收於《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216-234，頁2441。

^⑤ 同注^①，頁108。

難避免的現象。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或之前，閩南山村，幾乎每個農人都必須參與踩水車的勞動，且通常從小就要學會這種技能。初學階段，腳步未能和上車輪轉動的節拍，會時因「踩溜」而「吊猴」；稍為熟練，就不會再發生了。詩中還側面反映一種現象：當時農村的孩童——主要是男童——有不少是直到六七歲還只掛著一隻兜肚，甚或是赤身的，可見當時農村還是比較貧困的，對孩子的撫養也是比較粗放的。此詩一如詩人的其他田園詩作一樣，詩風清新淡雅。詩境則帶有閩南農村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在這特定時期的民俗民情。

同是寫水車，〈采桑子·踩水車〉^⑥詩人則從另一角度，將費力使勁的農活，寫得輕清愉悅，洋溢著詩情畫意。其詞如下：

柳風蘭露晨方好，山色清奇，村野含暉。欸乃歌聲溪畔飛。
 攀登千級人原在，腳步頻移，汗滴淋漓。日上青苗水滿畦。

〈采桑子〉詞牌，又名〈羅敷媚〉、〈丑奴兒令〉。唐教坊大曲有〈楊下采桑〉，南卓《羯鼓錄》作〈涼下採桑〉，屬「太簇角」。^⑦此雙調小令，就大曲中截取一段為之。《尊前集》注「羽調」。《唐音癸籤》歸入「清商西曲」。西曲多寫人婦的相思離別，或表現勞作的情境。本詞詠農事，副題「踩水車」，相調選題合宜，是一首具本色的小令佳作。詞作四十四字，上下闕各四句三平韻，分別為第三部之「奇」、「暉」、「飛」、「移」、「漓」、「畦」。

閩南丘陵地帶的農田作物，即使是「好雨知時節」，亦經常要用水車從小溪或池塘汲水灌溉，而遇上天旱不雨，更不待言。故「踩水車」（俗稱「車水」）為農事的常規作業之一。據作者憶述，他七八歲就學會踩水車並開始參加這種勞動。這首詞，蘊含著作者親身的經歷。

詞的上闕，寫的是大清早踩水車的氛圍。人在水車上，迎面晨曦初照，柳風輕拂，入眼「山色清奇，村野含暉」。末句「欸乃歌聲溪畔飛」，直接點出「踩水車」的主題。腳下水車轉動，發出「欸欸……乃乃……」的聲響，有如歌聲悠揚，從小溪畔飛起，在田野上迴旋。上闕藉踩水車時觸覺、視覺、聽覺等的美好感受，把這種強度甚大、好比登山的體力勞動，寫得輕鬆愉快，富有詩情畫意。下闕承接「欸乃歌聲」，形象地展現踩水車的真實情景：人在水車上，握著扶手，腳板使勁踩踏，卻是「攀登千級人原在」，腳步移、水車轉而人則原位不變。這正是水車這種灌溉農具設計巧妙、富有特色的地方，亦正是踩水車辛苦、人人「汗滴淋漓」的因由。然而，辛勞沒有白費，「日上青苗水滿畦」，朝陽冉冉升高，水流源源不絕地輸送到田間，滋潤著青苗。全詞

⑥ 同上，頁 205。

⑦ 龍沐勳（1902-1966）：《唐宋詞格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 15。

純用白描手法寫出，語言洗練，意境清新，不染一點塵埃，自然流露出獨特的田園風味，仿如《詩經》中的「國風」，可以觀風俗畫卷。

而〈曉晴〉^⑧中所見的田野風光，則是人情物理兩相得，觸摸得著：

天上彩虹開曉鏡，人家煙紫裊晴空。
小溪流水猶平岸，滿野禾苗色更蔥。
池畔黃鶯呼麗日，陌間新燕翦清風。
欣欣物理自相得，世外桃源畫卷中。

在文學創作上，有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⑨〈曉晴〉一詩，詩人從立意、選材、手法運用到意境的營造，匠心獨運，詩中情、景、理和諧交融，達到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讀之使人有如沐浴於田野輕拂的清新之風。

先說立意。此詩題為〈曉晴〉，詩人立足山村，但眼界並不囿於山村，而是從所選取的景物揭示大自然的「欣欣物理」，以小見大。圍繞這思維，在選材方面，詩人從宿雨初歇，「天上彩虹開曉鏡」揭開序幕，剪取鄉村人家的裊裊炊煙、流水琤琮的小溪、田野青蔥的禾苗、池畔陌間的鶯燕等親切可人的景物，從視覺和聽覺上帶出大地新晴清曉、生機盎然的景象。詩人以純熟的白描手法，並運用對比、擬人等多種修辭技巧，清脆的鶯啼聲和潺潺的流水聲就好像音樂的協奏曲，與蔚藍的天空、青蔥的田野，蔚成有靜有動、和諧協調的山村氛圍，處處凸顯「清新嫩綠」的色調，以回應「曉晴」的主題。而景物之間似乎都有靈性，「池畔黃鶯呼麗日，陌間新燕翦清風」，牠們之間互相唱和，樂也融融。一幅清新、澹然、和諧的「世外桃源」畫圖躍然紙上。詩的點睛之句「欣欣物理自相得」，融情入景，寓含哲思，讀者自可細細尋味。詩以意境為上。品讀此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⑩，有幾分肖似唐代詩人王維（692-761）筆下的詩境，而出於七言律句，尤不易為。

3. 山水畫卷

山水田園，可說是風物的雙翼。思若三齋詩詞中有不少篇章是吟詠山水景觀的，藉古體詩〈西湖行〉、七絕〈西湖雪景〉與小令〈夢江南〉（二首）為例，亦典型體現出句有其秀、神有其美的特色。

⑧ 同注①，頁50。

⑨ 陸游（1125-1210）：〈文章〉，載錢仲聯（1908-2003）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冊，頁228。

⑩ 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收於《東坡題跋》，卷5，《藝術叢編》（台北：世界書局，1967年），第1集第23冊，《宋人題跋》，頁94。

〈西湖行〉^⑪是詩情畫意西湖浪漫遊之寫真：

萬里驅車欲赴京，中程少駐在杭城。夢遊西湖成真實，攜友遊湖繞湖行。
天公作美顯奇景，巧排一日陰雨晴。山色空濛樓台隱，湖光激灑亭榭明。
西子顰笑俱佳好，麗質媚態本天成。柳拂蘇堤似春曉，曲院風荷猶婷婷。
斷橋殘雪話借傘，平湖秋日漣漪輕。花港觀魚魚潛躍，未到柳浪先聞鶯。
雙峯插雲雲腳低，虎跑流泉泉水清。雷峰夕照暮雨歇，南屏晚鐘傳遠聲。
小瀛洲上尋仙跡，三潭印月待月昇。斗轉星移興未了，沉醉湖山何限情！

全詩可分為四部分。開首四句為第一部分，寫「繞湖行」的緣起；接下六句為第二部分，總體描狀「一日陰雨晴」中的西湖風貌；從「柳拂蘇堤」到「待月昇」十二句為第三部分，分別描繪西湖十景的景觀；最後兩句為第四部分，收束全篇。據詩人回憶，1966年秋，在北行赴京的列車上，即跟同班同學周炳文約定：杭州駐足時，一起徒步環遊西湖。清早起來，卻逢秋雨濛濛，兩人更加雀躍，在湖畔小攤檔各買了一把紙傘，加上一幅「西湖全景圖」，開始了一日的遊程。「天公作美」，因緣巧合，一日之中，時陰時雨時晴，更為美麗的西湖展示出不同的風貌。詩人自然而然地聯想起坡翁筆下「初雨後晴」的西湖奇觀而點化入詩。「山色空濛」兩句，描繪出西湖在陰雨中與麗日下的各種景觀。「西子顰笑」兩句，以西子（施，生卒不詳，約前503-前473在世）輕顰淺笑的不同嬌態比擬西湖陰晴的姿采。詩進一步以動態描寫勾畫出「西湖十景」，一句一景，連珠成串，把「十景」寫活，而筆墨極為清簡。「柳拂」兩句，把「蘇堤春曉」、「曲院風荷」融入秋遊的景觀中，別出心裁。「斷橋」兩句，以「話借傘」增添了「斷橋殘雪」的詩情畫意，而藉望湖亭的聯語寫出日間到遊「平湖秋月」的氣象。「花港」兩句，繪聲繪色繪影，「未到」「先聞」造語尤為工巧。「『雙峰插雲』雲腳低」寫眼前景，「雷峰夕照」、「南屏晚鐘」與「三潭印月」移時換景，照應一日遊。

此詩以「行歌」式的「歌行體」寫遊興，自由舒展，酣暢淋漓。音韻上，以接近上古漢語的閩南語言，隔句用韻，聲情並茂。詩風方面，「典雅文華」，一脈貫穿，遣詞造意，美不勝收。全詩的鋪排，也暗含起承轉合的結構特色，由杭城少駐，到「一日陰雨晴」的巧遇奇觀，再到「西湖十景」的勾勒，最後以「斗轉星移興未了，沉醉湖山何限情」作結，一氣呵成。《白石道人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悲如蛩蟹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⑫唐人張若虛（670？-730？）〈春江花月夜〉的出現，可說是這種體裁成熟的標誌。本詩在創作上和美學方面，有〈春江花月夜〉的影子。

^⑪ 同注①，頁11。

^⑫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載何文煥（1732-1808）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81。

又，〈西湖雪景〉（次韻楊萬里〈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⑬一詩：

堪羨西湖數九中，銀妝不與綠妝同。
誰家玉女臨風立，標格紅妝分外紅。

此篇運用顏色對比的映襯手法，勾勒出西湖雪景中的一個獨特鏡頭。在詩人眼中，西湖的四時景觀，最堪羨慕的是在數九隆冬時節的雪景。因為西湖位處氣候和暖的東南沿海，與北方數九期間每有大雪飄揚不同，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爾一場飛雪，把綠水青山掩藏，銀妝素裹，分外妖嬈，與春天夏日常有的「綠妝」恰成一鮮明對比。當此之時，詩人眺望湖上那彎彎曲曲的小石徑，發現一位純樸清麗的玉女，臨風佇立，雪花點點，如夢似幻。隨後一句，「標格紅妝分外紅」，以點睛之筆，烘雲托月，在銀色世界中現出一點紅，登時讓人眼前一亮。全詩有點有面，色彩鮮明，一幅「紅衣玉女依雪圖」躍然讀者眼前。

小令〈夢江南〉（二首）^⑭異曲同工，一寫「西湖煙雨」，一寫「西湖初晴」，詞句優美，妙語連珠，盡顯詩情畫意，是具有意境的佳作。

其一、西湖煙雨

西湖美，煙雨籠平明。萬物斂妝生靜謐，一帆穿霧載歌行。人在紫霄廷。

其二、西湖初晴

西湖好，難得是新晴。山氣輕清凝翠黛，湖光激灑浴金星。心鏡似波澄。

起句「西湖美，煙雨籠平明」，詞人詠讚西湖，碧波如鏡，清曉時分，濛濛細雨，狀似輕紗覆蓋。一個「籠」字，用得精巧。接著的「萬物斂妝生靜謐」，「斂」字也用得傳神，以「靜謐」的意境帶出西湖的煙雨天。大自然的一切，在朦朧迷離之中，似乎早已渾然未可知。當此之時，一葉輕舟無聲划過，遊人彷彿就在水晶宮中慢行。一幅煙雨西湖的畫卷，躍然就在眼前。西湖新晴，湖光山色，如同換上了翠綠的新妝，別有一番新意。詞中寫「山氣輕清凝翠黛」，一個「凝」，帶出花草樹木於霧氣似散未散之際，含著晶瑩的水珠，更顯翠綠。「湖光激灑」則暗用蘇東坡（軾，1037-1101）「水光激灑晴方好」^⑮詩句，而其「方好」的地方，詞人以獨特的比喻指出，在於「浴金星」：陽光點點，沐浴於波光粼粼之中。結句「心鏡似波澄」，寫雨後初晴，心鏡仿如波鏡般明淨，澄澈通透，更是意在言外。詞中「明」、「行」、「廷」與「晴」、「星」、「澄」的韻腳運用，清揚輕快，和詞境相契，讀來使人對西子湖產生一種更為明淨的感覺。

^⑬ 同注①，頁152。

^⑭ 同上，頁239。

^⑮ 夏華等輯：《東坡集》（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20年），頁142。

以上作品可以說是古韻新詠，帶有傳統詩詞的美學意蘊，具有詩味、詩意、詩境。詩非散文，更非報告文學，最忌直白。當代人寫作古典詩詞時，很容易受到現代白話文的影響，「我手寫我口」，但詩應該有詩的語言，原則上應力求凝練、含蓄、形象、文華，言有盡而意無盡，預留空間給讀者想象。本集中的「雙園」作品，大多朝著「詩本位」這一創作方向，昭示著現代人也可寫出「詩情畫意」的作品。古典詩詞是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可點撥、傳承及轉化，古為今用。唐詩宋詞的藝術成就確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典範，藝術美感並不會因為時隔千百年而生隔膜。

三. 文識史觀，見解精闢

思若三齋詩詞中後期以具「文識」和「史識」的作品最為突出，這與杜氏治文史三十多年有深層的淵源。這也是其最具個性的一部分，以〈讀詩十絕句〉（外四首）和〈國共三大戰役感賦〉、〈讀史戲題〉、〈憶秦娥·中日關係回眸〉（六首）為代表。

現擷取〈讀詩十絕句〉其六〈南唐李後主集〉（外一首）^{①⑥}證之。作者在「正詠」激賞李後主（煜，937-978，961-974在位）的詞品詞格之餘，進而就後主作為亡國之君的悲劇，將他置於歷史的漩渦中解讀。

問君能有幾多愁？南面帝王違命侯。
國祚已移新姓氏，豈容舊主再回眸！

李後主〈虞美人〉一詞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①⑦}，是讀者耳熟能詳的名句。本詩另立新意，劈空一句，引用原詞入詩，跟著以「南面帝王違命侯」作答，甚是耐人玩味。「違命侯」是後主歸宋後太祖（趙匡胤，927-976）「賜」給的封號。對於本是尊貴無比的「南面帝王」來說，當然是莫大的諷刺。可自古以來，成王敗寇，一旦成為階下囚，也只能任人虜虐。李煜之所以愁似一江春水，由這一句詩正可坐正答案。這一答案以史實出之，用語直白而運思巧妙，「南面帝王」與「違命侯」組句，中間不用動詞，同句構對，形成極大的反差，寫出後主由南唐入宋的巨變，而留下「天上人間」的解讀空間，言近旨遠。後主歸宋後，過著近乎囚徒的生活，「國祚已移」，當然不容許後主「再回眸」，一代詞聖於是飲恨而逝。後二句議論兼抒情，以史入詩，一方面為後主結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以反問語氣指出這似乎是歷史的必然，別出機杼。

^{①⑥} 同注①，頁156。

^{①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宋词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70。

〈讀詩十絕句〉其七《樂章集》（外一首）^⑱，從中可見作者的文學史觀。

殘月曉風楊柳岸，大江東去浪悠悠。
詩壇李杜雙峰竝，詞苑柳蘇分作猷。

俞文豹《吹劍續錄》中載^⑲：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幕士答道：「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從幕士的評論，可知柳永（985-1053）詞纏綿悱惻，適宜少女歌喉，方能顯其婉約；蘇軾的詞豪邁不可羈勒，格調高逸，需要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引吭高歌，方能顯其豪放。本詩「殘月曉風楊柳岸，大江東去浪悠悠」兩句，以畫龍點睛的筆觸，巧妙地化用了〈雨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⑳詞意，從柳詞與蘇詞的名篇名句，帶出兩人一婉約、一豪放的風格。後兩句「詩壇李杜雙峰竝，詞苑柳蘇分作猷。」則從文學史的宏觀角度，以李白（701-762）杜甫在詩壇上的雙峰並立比擬柳永蘇軾兩人在詞壇上的地位，饒有新意。在詞的發展史上，柳永在格律體制的開拓精神是最為突出的，對於柳永所取得的階段性成就，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從整個詞學的發展史觀照，柳永、蘇軾分別代表著詞學發展的兩個高峰，柳永的角色是首要的一環，他為詞體的生命奠定了基調，儘管他當時未必有意作為「奠基者」出現在北宋詞壇，事實上，卻無疑扮演著這樣一個重要的角色。「正詠」其七「妾身累世不分明，扶正登堂賴柳卿」，正以生動形象的比喻，肯定了柳永在詞史上的這種地位。然而詞風的全面革新，詞境的全面擴大，詞品的進一步提升，其變革之功，卻要待至詞學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蘇軾始完成。^㉑蘇詞任情逍遙，隨緣放曠，柳詞哀婉淒涼，愁緒無垠，各擅勝場。論革新詞風，柳永詞已然開其端，從較傾向於內斂型的情感達到一個高度，蘇詞雖有婉約之風，乃以豪放、雄健、曠淡為基調，在詞學史上既有相承，又有新拓，相互輝映。綜觀全詩，有點有面，有史有評，於形象中有概論，於概論中見形象。

至於「史識」方面，可從〈國共三大戰役感賦〉^㉒見之：

兩軍對決三連捷，問鼎中原指顧中。

^⑱ 同上，頁157。

^⑲ 吳熊和（1934-2012）：《唐宋詞彙評·兩宋卷》（一）（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423-426。

^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宋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38。

^㉑ 參杜若鴻：《柳永及其詞之論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95-196。

^㉒ 同注^①，頁146。

堪歎蔣軍亡陣將，曾為抗日活英雄。

此詩前兩句簡括國共內戰的一段史實：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的三大戰役——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雙方均傾全力對決，共產黨三戰連捷，掩有東北、華北及中原廣大地區，堪稱「定鼎之戰」，而國民黨三戰皆北，大勢盡去。後兩句筆鋒折回，回望歷史場景，想想那失敗的一方，許多陣亡將領，乃是八年抗日戰爭中九死一生而倖活下來的民族英雄，不因外戰死，卻為內戰亡，成為殉葬者。這就是歷史。怎能不令人發一浩歎？詩中「兩軍對決三連捷，問鼎中原指顧中」兩句，出語利落，勁力十足，以凝練的概括力，寫出激戰連場，時局急轉直下，似天風海雨，無可掩抑。「對決」、「三連捷」、「問鼎」、「指顧中」，用詞傳神。接著「堪歎蔣軍亡陣將，曾為抗日活英雄」句，「堪歎」兩字承轉得當，轉向對歷史的思索。

詩人自1978年從內地移居香港後，三十多年來，一直從事歷史和中文教科書的編著工作，對以往所接受的史學觀點多有反思。其所著《國史述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即廣受香港學界的好評；及後主編的《新理念中國歷史》、《新視野中國歷史》課本等，獲得學校廣泛採用。此詩表現其以詩筆寫史的才力，其中所寓的春秋筆法，微妙地表達作者的看法，引發人們對國共內戰的嶄新思考。

而〈讀史戲題〉^②也別出巧思：

韶齡童女憑妝扮，敗寇成王任貶褒。
玄武門中如失手，秦王奪嫡罪難逃。

此詩題為「讀史戲題」，但並不是遊戲文字，而是讀史的體悟與反思。

詩的首兩句以七八歲的女孩子任人打扮這一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來比擬史書是由成功者編寫並按其意志加以褒貶的。一個「任」字，用得精當，有力地說明了「成王敗寇」這一千古不易的現象。緊接著兩句：「玄武門中若失手，秦王奪嫡罪難逃。」以「玄武門之變」的典型事例，形象地詮釋何謂「成王敗寇」。雖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玄武門之變」結果的另一種可能性是可以想見的。假若秦王李世民（唐太宗，598-649，626-649在位）在玄武門中失手，被擊殺的不是太子李建成（589-626）而是他自己，那麼，李建成以世民「企圖奪嫡」之罪書之正史不是順理成章的嗎？較諸李世民聲稱建成欲加害於己，可信度不是更強嗎？千百年來，唐太宗李世民被捧為獨步龍廷的明君英主典範。不過，他的皇帝寶座乃是通過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嫡而來的。按照傳統禮制，得來並不光彩。惟李世民奪嫡成功，對於「玄武門之變」自可依其主觀意志大書特書，而當朝史官亦不能不「為成功者諱」，李建成便命定為歷史的反角了。此詩立意並不在否定唐太宗作為明君英主的形象，而是在對「成王敗寇」這一古今不易

② 同上，頁148。

的歷史現象寄予感慨。

接著，再引〈憶秦娥（六首）·中日關係回眸〉詞組略說。這個詞牌的格式，共四十六字，有仄韻、平韻兩體。聲調激越者，例用仄韻格，且多用入聲韻。此調上下片各三仄韻之餘，還有一特別之處，即第二句與第三句須用一疊韻，且第二句末三字和第三句例用連珠辭格，反復吟詠，方能達致聲情上的層層推進。思若三齋詩詞本組詞作立題選調合宜，見出本色。詞分別用入聲韻第十七部（後四闋）及十八部（前二闋），格調激越高亢，風格一致。這六首詞詠寫的主線貫穿甲午風雲至抗日戰爭，歷半個世紀中日關係的變幻。詞作乃有感而發，筆鋒勁峭，蘊涵感情，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而且運用春秋筆法，針砭時事，托興深遠。作者以史入詞，從詞中表現其史識及史觀。詩有詩史，詞亦可以有「詞史」，以這樣一個嶄新的視角來細味這組具有「史家之言」韻味的詞作，當會別有所得。

僅以其二〈「五九」國耻〉^{②4}與其六〈「七七」抗戰〉^{②5}為例。先言〈「五九」國耻〉：

西風烈，歐洲戰火忙傾奪。忙傾奪，倭人算計，野心難捺。

苛條疊疊蠻要挾，急圖稱帝和盤接。和盤接，鑄成國恥，北洋軍閥。

「五九」國耻釀成於〈馬關條約〉簽訂二十年後的民國四年（1915）。起句「西風烈，歐洲戰火忙傾奪」，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況慘烈。「忙傾奪」三字的反復詠歎，既強調國際風雲變幻，亦抨擊列強爾虞我詐。當此之際，日本乘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向袁世凱（1859-1916）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包括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從德國手中奪走的山東特殊權益。片末「倭人算計，野心難捺」兩句，凸顯日本軍國主義者機關算盡的亡我之心。下片具體寫事，夾敘夾議兼抒情。是年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對袁世凱威迫利誘。「苛條疊疊蠻要挾」，既痛陳條款之苛細，亦形象地顯現日人迫不及待、加緊勒索的情狀；然而，袁氏為爭取日本支持他稱帝，於5月9日作出答覆：「二十一條」除第五號「容日後協商」外，其餘「即行應諾」，幾乎可以說是「和盤接」，照單全收。日本的「蠻」，固然令人痛恨，袁氏的「順」，更令人切齒。一句「和盤接」的反復詠歎，對其賣國行徑予以強烈譴責。袁世凱政府不顧國家民族的權益而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可謂中國的奇恥大辱，國人視五月九日為國恥日，這就是詞中所詠的本事——「五九」國耻。結句「鑄成國恥，北洋軍閥」，音韻鏗鏘有力，議論剴切，對軍閥誤國的切膚之痛溢於言表。

而〈「七七」抗戰〉一詞，詞意沉雄，氣概豪邁：

形勢厄，國軍奮起飛鳴鏑。飛鳴鏑，醒獅怒吼，古橋馳檄。

^{②4} 同上，頁141。

^{②5} 同上，頁243。

地無南北連方域，人無老幼同心力。同心力，堅持抗戰，攘除強敵。

1937年7月7日，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尋被拒，當晚隨即突襲宛平城，並砲轟盧溝橋，挑起「七七」事變。詞起句突出一個「卮」字，表明形勢已到萬分緊急的狀態；於此形勢下，駐防當地的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拉開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序幕。「醒獅怒吼，古橋馳檄」，猶言中華民族有如甦醒的雄獅，被逼發出最後的吼聲，以盧溝橋事變為始點，向日「馳檄」，喚起國人抗擊日本的不義侵略。此兩語即景取意，繪影繪聲地展現了這場血與火的民族保衛戰序幕。

「地無南北連方域，人無老幼同心力」兩句，是對蔣介石「廬山談話」內容的高度概括。事變後十日，即7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向國人宣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②6}詞中「同心力」三字的反復詠歎，有加強呼籲的效果，更顯示炎黃子孫同氣連枝、矢志不移的決心。結尾兩句「堅持抗戰，攘除強敵」，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由中日甲午戰爭到中日全面戰爭前後五十年的歷史，說明國與國關係並非「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一個民族要立足於世界，固然應該具有「化干戈為玉帛」之心，但必要時也應該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準備。正是在這前提下，這六闋詞其情激亢，其思深邃，主題具有民族色調而又衝破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足以引發我們思考中日以至其他國際關係的問題。

「詩人之詩」也好，「學人之詩」也好，無論那一類，主要還是以感性為詩之主脈，理性是隱然的、內緣的。詩的魅力應來自於運用抒情的筆法進行理性思索，而非硬銷式的議論。本集涉及文史識見的作品，筆鋒常負載感情，而非純粹以才學為詩，值得予以肯定。

四. 時代意識，國際視角

「一代之文學」，詩詞有其獨特的時代美感。古典詩詞在新時代貴在創而「新」之，才能有文學生命，主題上是可以大刀闊斧變革的。抒寫具有時代感，是刷新古典詩詞創作的法徑，對傳統詩歌語言及風格帶來一定的質變也是可喜的文學現象。事實上，以古典詩詞寫具時代感的作品尤考功夫。思若三齋詩詞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尤其是針對中國社會和國際時事的作品；如詞作〈水調歌頭·登日光岩〉、七律〈九一一歎〉、古體詩〈薩達姆·侯賽因受刑一問〉、〈毒奶粉事件感賦〉，針砭時事，洵為佳作。

^{②6} 參徐中約（1923-2005）：《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89。

〈水調歌頭·登日光岩〉²⁷寫於1960年代初，借登臨送目抒發對國際時事的感喟：

登上晃岩頂，極目海天寬。鷺江帆影來去，風動水雲間。錦繡芳洲鼓浪，旖旎花園綠島，集美霧輕漫。陣陣起靈鷲，不覺在前沿。天涯路，古巴事，動心弦。可堪凶鱷爭鬥，倒海攪狂瀾。熱化東西冷戰，驚爆千鈞一髮，寰宇忽如懸。兩霸一丘貉，敵愾髮衝冠。

上闕開頭兩句，寫詞人聊發清興，遊覽鼓浪嶼，登上日光岩。其時，詞人剛入讀廈門大學；此次登臨，應是首次，縱目遠眺，倍覺海闊天空。「鷺江」兩句，寫海上高帆遠影，往來穿梭；秋風清勁，白雲輕飄。一個「閒」字，既突出眼前景的清悠，亦顯見作者神色的悠閒。接下三句，由近及遠，次第寫出腳下的鼓浪嶼、面前的廈門島及遠處的集美學村。「錦繡芳洲鼓浪」的「鼓浪」，既是指鼓浪嶼，又是寫鼓浪嶼這顆東海明珠好像在水上浮動；廈門島素以疊翠堆綠見稱，別名「綠島」，風光旖旎，有如花園一樣；眺望遠處的集美，這方佳麗地則披上一層輕紗，若隱若現。加上飛鷲陣陣，構成了一幅賞心悅目的廈鼓美景圖。

詞的上片，處處表現出詞人的閒雅意態。上片尾句，「不覺在前沿」的「不覺」，並非真的「不知」，儘管海峽兩岸的局勢比起是年春夏間有所緩和，但廈門市仍然處於大陸前沿備戰的狀態，只不過是詞人就眼前景宕開一筆，以渡入下片詞意的轉折。下闕詞鋒一轉，由閒適而憤激，即事抒情。過片「天涯路，古巴事，動心弦」三句，點出心境轉向的關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蘇聯分別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和思想陣營，世界歷史進入了東西冷戰時期。1959年5月蘇聯與古巴新政府建交。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於1961年4月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從而古巴成為拉丁美洲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最接近美國本土。美國將古巴看作是共產主義向南美洲和中美洲滲透的一顆棋子，從1959年開始，美國乘機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對準蘇聯的核導彈，這是後來古巴危機的導火線。1962年5月，蘇聯也開始秘密在古巴部署導彈。由是，美國與蘇聯之間於是年十月爆發了一場嚴重的軍事危機，是為「古巴導彈危機」，亦稱「加勒比海危機」，詞中「可堪凶鱷爭鬥，倒海攪狂瀾」所詠即此。「凶鱷」，指美蘇兩個霸國。古巴導彈危機被看作是冷戰的頂峰，一場核戰爭一觸即發。「寰宇忽如懸」，世界被拖入驚爆的噩夢中。詞人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用世界命運作賭注的爭霸行為深惡痛絕，結句「兩霸一丘貉，敵愾髮衝冠」，抒發了這種憤激之情。詞的上下闕在節奏上一鬆一緊，用筆上一輕一重，情感上一閒一怒，恰成強烈的對比。

〈九一一歎〉²⁸則是一首情理兼備、發人省思的詩作。詩人「以詩為誌」，描寫了

²⁷ 同注①，頁187。

²⁸ 同上，頁73。

「九一一」這一起震驚國際的事件，而著墨於由此而引發的後續問題：

一聲霹靂震寰宇，大廈傾頹難再扶。
 反恐尋仇燃戰火，揮拳擊蚤類狂夫。
 天天兇手知何處，渺渺目標看卻無。
 強國不甘吞苦果，弱邦豈可累無辜？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紐約世貿中心兩幢一百一十層高樓及附近多個建築沒入火海，化為灰燼，死傷三千多人，涉及八十多個國家。此事件吸引了國際媒體連月的大幅報道，故詩的首聯寫道：「一聲霹靂震寰宇，大廈傾頹難再扶」，形容其情景，如同歷歷在目，讀之令人不寒而慄。「九一一」恐怖襲擊，令人髮指；而美國的善後，卻又極不理性。小布殊政府藉反恐為名，貿然出兵阿富汗，欲圖捉拿阿蓋達組織頭目布拉丁；但是稽查不周，情報失誤，結果不單找不到兇手，無情戰火還禍及無辜的平民百姓。然而，作為「強國」的美國事後卻不認錯，故詩中以「狂夫」的行為，形容這種毀人家園的所作所為，譴責其製造了另一起災難。可見詩人愛恨分明，並不為強者諱。「天天兇手知何處，渺渺目標看卻無」，承接「揮拳擊蚤」語意，指控其盲目興兵，而兇手仍然「逃之夭夭」，不見踪影，頗具諷刺意味。詩的尾聯，以詰問句出之：「強國不堪吞苦果，弱邦豈可累無辜？」進一步引發讀者思考這場所謂「反恐戰爭」帶來的禍害，感喟之餘，猶對美國行為亦有所鞭撻。讀此詩，可與古體詩〈薩達姆·侯賽因受刑一問〉並觀之，從中皆可見詩人關心世局，同情弱者，思考公義的寫作出發點。

〈薩達姆·侯賽因受刑一問〉²⁹是一首抨擊強權的作品。詩人以詩議論世事，抒寫了自己的獨立見解：

以假當真有卻無，毀人家園類屠夫。
 為何判死薩達姆，不是元兇小布殊？

2003年3月，美國小布殊政府出兵伊拉克。其戰爭藉口是侯賽因政府擁有生化武器和與「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有關。但事實卻是美國政府捕風捉影，誤判情報，「以假當真」，結果是既沒有找到生化武器的痕跡，亦沒有找到侯賽因政府與「九一一」有關的證據。小布殊政府這種近似「屠夫」的行為，對伊拉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烽火連天，經年累月，致使伊國人民家不成家，國不成國。這還不夠，美軍活捉了侯賽因，小布殊政府借刀殺人，利用其扶植的伊拉克傀儡政府的法庭，把侯賽因判處死刑。對此，詩人義憤填膺，以詰問式直接呼問：「為何判死薩達姆」，而「不是元兇小布殊」？造孽的人逍遙法外，而無辜的人卻被判處絞刑，這是多麼的諷刺。這一首詩反映出詩人敏銳的時事觸覺，對恃強凌弱的行為，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在表現手法上，此詩以〈侯賽因受

²⁹ 同上，頁28。

刑一問〉為題，「一問」用得精警，寓含伸張公理之義；而詩的後兩句，以反詰式出之，義正辭嚴，與「一問」互相照應，運思巧妙。

〈毒奶粉事件感賦〉^③亦是一首帶有時代感、富有思想性的詩作。此詩在嚴辭譴責毒奶粉事件之餘，別有懷抱，寓意深沉，發人深省：

問題食品幾度聞，毒奶泛濫尤心驚。
萬千嬰幼受荼毒，父母怨恨憑誰訴？
幼苗出土半枯焦，嬌兒變成大頭佛。
奸商貪官固可憎，造孽深重該天刑。
轉念哺乳期中眾嬰孩，因何不哺母乳牛奶？
時代女性應反思，哺育天職安在哉！

2008年揭發出來的中國毒奶粉事件是一起嚴重的食品安全事件。起因是很多食用三鹿集團奶粉的嬰孩及幼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等症狀，隨後在其奶粉中發現有化工原料三聚氰氨的添加劑。國家質檢總局公布有關檢驗報告後，順藤摸瓜，包括一些其他大企業在內的多個廠家的奶粉及奶製品也檢出三聚氰胺，事態的嚴重性令人「談奶色變」。事件重創「中國製造」商品的信譽，多個國家隨即禁止了中國乳製品的進口。詩的首二句帶出毒奶粉泛濫的令人「心驚」。接著寫「萬千嬰兒」如何受到荼毒。「幼苗出土半枯焦，嬌兒變成大頭佛」兩句，如實地刻畫出嬰兒吃了毒奶粉後成長的不正常，外貌畸型。面對此情狀，家長卻是怨恨不知何處訴。作者對那些奸商貪官發出義正詞嚴的斥責，認為他們「造孽深重該天刑」。「轉念」以下四句，筆鋒一轉，透過事件本身，提出另一重要問題，使詩的思想性提升到一個新的亮點。當我們在責怪奸商貪官的時候，「時代女性」是否也應反思，「因何不哺母乳牛奶？」哺育的天職，到底在新時代的女性身上，被丟到哪裏去了？身形的苗條，體態的窈窕，難道比幼苗的健康成長更為重要？作者或反問，或感歎，語重心長，推源溯流，認為今日的女性如能有「哺育天職」的自覺，那毒奶粉事件的嚴重性本是可以減輕的。

五. 心路婉曲，直筆抒發

思若三齋詩詞情感真摯，尤其是親情篇，如七律〈哀思〉二首，去盡蕪華，動人肺腑。又如〈詩筆塵封〉與同時期的〈古城秋聲〉、〈浪淘沙·畢業分配〉，即是詩人作為「老五屆」（1961-1965）大學生理想落差的心曲直白；而〈天堂〉、〈念奴嬌·從事教科書編著三十春秋感賦〉，則展現南來詩人在本土化過程中的風貌。

^③ 同上，頁30。

〈哀思〉二首^{③①}原有「後記」：「內子黃治英，於夏曆四月二十六日謝世。半紀夫妻，忽爾陰陽路隔。余一直沉緬於哀痛之中，摧心折筆。逮及臨近她的誕辰，回想去歲此際為她買生日禮物的情境，追思她平素自奉儉樸、唯子唯夫的無私奉獻，余更是情不能自己，日夜流淚。成此二律，聊寄哀思於萬一。」^{③②}

其一

雙髻結緣同學妹，六年一字意拳拳。
酸梅初嚐新婚別，鴻雁迴飛望眼穿。
惜子惜夫唯克己，準男準女自承肩。
三更縫紉五更起，多受拖磨少睡眠。

其二

十年體弱志剛強，無力回春悲斷腸。
子女衣裙誰更買，詩文章句孰參詳？
元公顯達夜開眼，蘇子圓通鬢染霜。
鯉景淒淒嗟日月，香江漫漫思茫茫。

詩的第一首緬懷前期分居兩地生活的點點滴滴，娓娓道來，明白如家常。首聯「雙髻」兩句，從與「同學妹」定情寫起。雙髻，即雙髻山，為作者家鄉的風景名山，亦為宗教名山。作者高中畢業離校當日凌晨，與同班幾位同學相約到山頂觀日出，低二屆的黃氏結伴同行。此行成為兩人締結婚盟的契機。六年後成婚。新婚不久，妻子剛剛在思食酸梅，作者卻要接受分配，遠赴北國山西工作了。南人北調，路途遙遠，一年只能回鄉探親一次；轉調回閩後不久，又赴港定居。妻子在家，只能望穿秋水，等待著遠人的來信。「鴻雁迴飛望眼穿。」婚後近二十年，過的幾乎都是這樣的日子。頸聯「惜子惜夫唯克己，準男準女自承肩」，寫妻子從一個「學生妹」到家庭主婦的擔當：既愛惜子女，照顧好子女，又關愛丈夫，讓丈夫在外安心；既能主中饋、掌家務，又能上山下田。從而凸顯出一位賢妻良母的形象。句中「惜子惜夫」、「準男準女」，帶有閩南語的風味。尾聯緊承頸聯，進一步寫妻子的辛勞。「三更縫紉」是指黃氏在高中畢業後曾從師學會裁縫手藝，為幫補家計而為左鄰右舍裁製衣服。因日間要理內理外，乃將布料收集回家，待深夜幼小兒女入睡後才挑燈製作。起早摸黑，「多受拖磨」，既是說妻子盡心盡力助夫持家，字裏行間，亦蘊含著作者對妻子的顧惜與感念。

第二首抒寫新日子的悲傷思憶，當中亦追敘定居香港後一家團聚的生活情趣。起句「十年體弱志剛強」，寫妻子在近十年來抱恙，但意志頑強。雖然一家人悉心護理

③① 同上，頁93。

③② 同上，頁95。

侍候，終是回天乏術。如今，以往的家庭生活情趣已成追憶，故作者以問句的形式沉痛地說：「子女衣裙誰更買，詩文章句孰參詳？」頸聯「元公顯達夜開眼，蘇子圓通鬢染霜」兩句，化用了元稹（779-831）〈遣悲懷〉中「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③③}詩意，和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③④}詞意。元稹顯達後，倍加懷念貧困時的髮妻韋氏；曠達通變如蘇軾，因懷念先妻王氏而滿鬢清霜殘雪。尾聯「鯉景淒淒嗟日月，香江漫漫思茫茫」，亦景亦情，寄寓了作者無窮無盡的哀思，涵蓋全篇。鯉景灣屋苑居所，「三面園景一面海」，四時常青，面對維港，日出月昇，浮光掠金，但今時今日，在作者心中眼裏，日月失色，慘淡淒清，作者茫茫的哀思，有如漫漫香江水。

絕句〈詩筆塵封〉^{③⑤}則是作者從學生時代理想馳騁到畢業分配後志向受挫的心境寫照：

憶在鷺鄉詩興多，書生氣概海舒波。
可堪屈志荒城隅，折筆埋塵奈若何？！

此詩寫於1969年秋。作者因何對「詩筆塵封」感慨殊深呢？原來他在大學時代曾有專攻詩詞的意向，詩作亦頗豐。開首二句：「憶在鷺鄉詩興多，書生氣概海舒波。」正是實事實情實寫，而以詩的語言表達出來。大學時代，鷺鄉的美麗風光，特別是廈大校園的濱海景觀，生發了作者的詩興，增添了作者的豪情。句中「海舒波」三字，用語尤見巧妙，形象地表達出「書生氣概」十足，詩興有如大海波濤，洶湧澎湃，同時切合廈大校園瀕臨東海的天籟。

接下兩句，筆鋒一轉，「屈志荒城隅」與「氣概海舒波」、「折筆」與「詩興」成了強烈對比。「可堪」二字，用得恰到好處，既起著承轉的作用，又表達了詩人內心的憤懣與掙扎。故此，結尾「折筆埋塵奈若何？！」以問句加感歎出之，留下解讀的空間。綜觀全詩四句，字裏行間蘊含感情，起承轉合運思自如，而且時空穿插，對比鮮明，篇末則猶有餘音。

1970年代，是南來詩人群湧入香港的高峰期。古體詩〈天堂〉^{③⑥}作於1970年代末，是當時初由內地移居香港的大學生遭際與心情的普遍反映，當中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志昂昂，情豪豪，急急跨過羅湖橋。
一旦屈身矮檐下，天堂縹緲影動搖。
大學學歷成廢紙，妾身難明似小婦。

③③ 元稹：〈遣悲懷〉，收於《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396-423，頁4520-4521。

③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宋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28。

③⑤ 同注①，頁138。

③⑥ 同上，頁25。

君不見苦力書生頭低垂，黃金蒙塵等泥土！

詩的起句「志昂昂，情豪豪」，表現出一種對前景充滿無限憧憬的豪邁氣慨。接下一句：「急急跨過羅湖橋。」形象地描繪出那種恨不得三步併作兩步踏上香港土地的神態，以為一旦到了香港就可以大展拳腳。接下「一旦」兩句，詩意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儘管在內地大都學非所用，但還享有「國家幹部」的身份（當時內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在名義上都屬國家幹部的編制）；可一旦到了香港，在港英政府的「矮檐」下，那「天堂夢」就縹緲難尋。這是為甚麼呢？答案是：「大學學歷成廢紙，妾身難明似小婦。」內地大學畢業的學歷得不到港英政府承認，那畢業證書等如一張廢紙；加上當時社會上對大陸新移民的歧視，大學生亦不例外，可說是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最後兩句：「苦力書生頭低垂，黃金蒙塵等泥土。」和開首兩句恰成強烈的對比。這並非誇張之辭。據作者回憶：當時南來大學生如要到工廠做粗雜工，或到地盤當苦力，在求職履歷表上最好是填上初中或小學文化程度；不然的話，如果廠家、判頭知道你是大學生，怕你低不下頭，吃不了苦，可能不僱傭你。類似情況在當時是一種普通現象。作者自己雖然到工廠做過一個短時期的粗雜工後，便應徵轉入文化教育出版行業，能得「學以致用」，但更多的大學生則是一當苦力盡半生。此詩承轉自然，文淺意深，情感真切，讀之使人想見當年南來知識份子的生活情境。

而〈念奴嬌·從事教科書編著三十春秋感賦〉³⁷一詞，作於2011年，是作者從事學校教科書編著三十年的心路歷程寫真。

驀然回首，算秋來春往，流年三十。鏡裏不辭霜鬢染，從業敬誠如一。作者班頭、主編名下，百部凝心力。孜孜矻矻，學生經典增益。行裏爭競流風，或求花巧，我但求平實。一字一詞明句讀，握緊墨繩班尺。正識弘文，培基固本，厚積輕輕發。春風時雨，滿園桃李生色。

詞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由內地到香港定居。從1981年起，受聘於教科書出版社，一手當作者、一手當編輯。歷任香港課室教材出版有限公司兼長河出版社總編輯，香港商務印書館教育圖書公司總編輯顧問及編審，與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華文化研究顧問，並受聘為華僑大學客座教授。三十多年來，專注於香港學校中國歷史和中國語文教科書及中華文化叢書編撰工作。上片開首云：「驀然回首，算春去秋來，流年三十。鏡裏不辭霜鬢染，從業敬誠如一。」即是對此人生行跡的概括寫照。詞中「敬誠」兩字，顯示其敬業樂業的精神。接著，「作者班頭，主編名下，百部凝心血」，指詞人在處理編輯行政事務的同時，又親自執筆，或帶同一班又一班作者及編輯，編撰了數十種逾百冊的課本及教學參考書。據考，其中主要有：《中國語文》課本（全十冊）、

³⁷ 同上，頁2。

《新理念中國語文》課本(全六冊)、《新高中中國語文》課本(全四冊)、《新理念中國歷史》課本(全六冊)、《新視野中國歷史》課本(全十冊,包括「必修」與「選修」)、《國史述要》(全四冊)、《中國史綱》(全三冊)、《國史問題析論》(全一冊)、《成語典故解讀》(全一冊),與及編審《中華文化擷英》、《中華文化承傳》、《中華經典導讀》、《中華經典啟蒙》等系列叢書(全十冊)。上片尾句:「孜孜矻矻,學生經典增益。」當中反映了詞人對教科書的高度重視及其從業態度。詩人認為,教科書是「學生經典」,其所負載的知識是否精準,價值觀是否正確,關及青少年學生的心智發展,影響及於終身。基於這樣的識見,作者視教科書的編撰為別具意義的事業,長年來,每編撰一部教科書,都是「心隨書走」,精益求精。過片「行裏爭競流風,或求花巧,我但求平實」,帶出了在「一綱多本」的教科書市場的競爭。流風所及,有人以「花巧」媚俗;作為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的主編及編審,作者從不隨波逐流,而以「平實」為質,建立在出版界的形象。詞中「一字一詞明句讀,握緊墨繩班尺。正識弘文,培基固本,厚積輕輕發」,是為這種平實風貌的寫照。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香港中學文史等各科課程數度轉換。詩人與時俱進,竭力編撰更新課程的教科書。據說,詩人與一班曾受過他培訓督導的教科書編輯俊彥聚會,慨然談論編輯生涯。自謂:「自家長短自家知,我的長處不過是善於表述,文字簡明,要言不煩,條理清晰,學生易讀易解易記。」其中有位後學即席賦一絕,曰:「三十年來書百部,開編國史見才鴻。豈唯表述青爐火,匡正潮流尤可風。」³⁸詩中的「國史」指《國史述要》(丙篇),為詩人的處女作,亦為成名作,獲得學校廣泛採用,奠定了詞人在香港教育出版界的地位。此詞的結句:「春風時雨,滿園桃李生色」,即表達了詩人對自己所編著的教科書能得學校喜見樂用、有益學子身心的欣慰之情。此詞帶有自傳色彩,讀者可據此進一步了解作者,知人論詩。

南來詩人群在本土化的過程中表現出徬徨、勤勉、刻苦的普遍特徵,這是香港當代文學書寫值得結合歷史、政治、社會等因素來探討的一部心靈史。

六. 結 語

思若三齋詩詞因為時間跨越半個世紀,難免留有不同時期的時代烙印。作為結集,留住了那一刻的「真」,保留下一些當時的「原作」,具有豐富的歷史文獻價值,值得進一步結合其時代背景作深入的研究。本文希望藉此典型作品的探討,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香港當代古典詩詞創作面向的重視,進而專門研究。尤其可針對「南來詩人群」、「本土詩人群」、「學院詩人群」、「社團詩人群」作分門別類的探究,填補這個目前尚待開拓的領域。

³⁸ 同上,頁238。